

大学 / 文苑

# 人民广场看月亮

□王墨杰 山东大学文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

1

暮色垂落时，人民广场的玻璃幕墙最先接住了月光。那些棱角分明的建筑群在霓虹里逐渐融化，像被某种远古的咒语唤醒的冰雕。我坐在广场西侧的长椅上，看月亮从购物中心的穹顶跃出，像一枚被反复擦拭的银币，倒映着无数人间的故事。

十年前，在故乡的小院里，这样的月亮会穿过枣树的枝桠，在青砖地上投下碎银般的光斑。父亲总在此时搬出那把竹编躺椅，金属骨架与石阶相碰，发出清脆的响动。那时月光是流淌的溪水，漫过老井沿的苔藓，浸湿母亲晾在竹竿上的蓝布衫。

而今在这钢筋森林里升起月亮，却更像悬在摩天楼之间的探照灯，照见地铁口涌出的疲惫人群——他们的影子被拉长又揉碎，像散落一地的旧信笺。

古人在月下总爱做些痴事。李白捞月而逝，苏轼把酒问天，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参悟永恒；希腊神话中的塞勒涅驾着银车巡游天际，日本俳句里松尾芭蕉溅起一阵阵月光碎片……博尔赫斯说，月亮是时间的镜子，此刻我却看见那镜中浮现父亲的白发——上周视频通话时，他身后的窗框正嵌着半轮故乡月，像一张褪色的邮票贴在深蓝信封上。

2

广场一旁的露天剧场里正在放映《月球旅行记》。乔治·梅里爱镜头下的炮弹钻进月亮的右眼，溅起的尘埃落在地球上就成了乡愁。那些穿着反光背心的建筑工人蹲在台阶上观看，安全帽

上的夜光条与银幕辉映。他们中有人用河南腔说起老家的月夜：“这时候该割麦子了，月亮地里干活凉快。”他的手机屏保是女儿站在金黄麦田里的照片，月光在像素点间凝成思念。

视线往左，美术馆的落地窗前，梵高的《星月夜》在电子屏上旋转。那些钴蓝色的漩涡让我想起童年夏夜，祖母用蒲扇指给我看月亮里的桂树，她说吴刚砍树的声音会顺着月光滴下来，落在听话孩子的枕边。此刻，玻璃幕墙上的月亮突然扭曲变形——是无人机群在进行灯光表演，数百架闪着幽蓝光点的机械造物，正拼凑出“海上生明月”的画卷。

右侧，便利店的白炽灯下，收银女孩在偷闲读《红楼梦》。书页间夹着晒干的桂花，细碎的金黄跌落在“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的诗句间。她手腕上的智能手表突然震动，提醒她该叫三千里外的母亲吃降压药了。月光透过便利店的旋转门流淌进去，在二维码扫描器上折射出虹彩，像连接两个时空的虫洞。

我走过广场中央的许愿池，硬币在池底铺成银河。有人掷出地铁票根，看它载着未说出口的爱意沉向水底。流浪歌手拨动吉他，唱起《月亮代表我的心》，副歌部分被救护车的鸣笛声切断。急诊楼顶的红十字亮起时，月亮恰好移至中天，成为巨大表盘上唯一的指针。

二十四小时书店的橱窗里，《追忆似水年华》与《三体》并排列列。普鲁斯特的玛德琳蛋糕碎屑、刘慈欣的二向箔，都在月光里发酵成相似的惆怅。穿西装的男人蜷缩在阅读区的角落，平板电脑泛着冷光，视频通话界面定格在“对方已拒绝”的提示。他的领带夹上镶着月亮形状的水钻，折射出老家屋檐下半融的冰棱。



## 错位

(资料图片)

3

凌晨三时，清洁车摇摇晃晃驶过路面，刷洗着广场上残留的月光。早市摊主支起帐篷，第一笼包子蒸腾的白雾裹挟着残月上升。

几刻钟过去，穿校服的女孩背着画板从广场穿过，炭笔勾勒的月影还带着露水。她耳机里播放着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第三乐章的急板惊飞了银杏树上的麻雀，振翅声摇落枝头最后的月光。

当第一缕晨光刺破云层时，月亮变得透明。广场大屏开始滚动播放早间新闻：高铁新线路贯通，“嫦娥六号”带回月壤样本，某互联网巨头推出“数字乡愁”虚拟社区……清洁工扫走昨夜许愿池里的星群，某片碎纸上还留着“但愿人长久”的笔迹，墨痕在朝阳里渐渐淡去，

昨天的故事与爱恋终究还是被遗忘。

我站在玻璃幕墙前整理衣领，看见无数个月亮在镜面中繁殖。有的映着大观园里的凹晶馆联诗，有的照着梵·高病房窗外的丝柏，有的倒映着父亲独坐老院的身影……这些月亮层层叠叠，构成莫比乌斯环状的通道，让苏轼的酒杯碰撞博尔赫斯的硬币，让李白的衣袂拂过建筑工人的安全帽。

此刻广场广播突然响起《平湖秋月》的旋律，电子合成的琴音里，所有离散月光开始共振。

人民广场的月亮终究要西沉了。但在某个平行时空里，它永远悬在玻璃幕墙与青砖小院之间，成为所有漂泊者共用的路由器，持续发送着加密的乡愁。

当暮色再次降临，那些被月光标记的灵魂终将在时差中完成对接——就像童年时井水倒映出的月亮，此刻正在某个写字楼隔间的水杯里微微荡漾。

抚摸着触感粗糙的纸纹，我沉浸

获颁“未来科学奖”，因为他们找到了证据：

# 我们吃的鸡都是恐龙后裔

潮人 / 新知

□苗苗

8月6日，“未来科学大奖”揭晓。这是由科学家和企业家群体共同发起的一项民间科学奖项，旨在奖励取得杰出科学成果的中国科学家。此次的“生命科学奖”授予中国地质科学院、河北地质大学季强，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徐星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周忠和，表彰他们发现了鸟类起源于恐龙的化石证据。

也就是说，如今我们几乎天天在吃的鸡，是地道的“恐龙后裔”。

## 从“假说”到“真正的科学理论”

早在19世纪“始祖鸟”的化石就被发现。1868年，英国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提出“鸟类起源于恐龙”的设想后，该观点长期存在争议。而本次获奖的季强、徐星和周忠和三位科学家的一系列研究，通过系统发育分析、解剖学研究 and 功能推测，从形态和功能上建立了恐龙和鸟类之间的链接，为鸟类是兽脚类恐龙的一个演化支系提供了确切证据。他们已将“鸟类起源于恐龙”的假说，真正转化为被广泛接受的科学理论。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古生物学家在冀北、辽西地区发现的“热河生物群”和“燕辽生物群”，为相关研究提

供了大量珍贵的化石证据，这些化石不仅展示了羽毛在恐龙中的普遍存在，而且还展示了羽毛在恐龙中的多样性和演化过程，这些带羽毛的恐龙的“翅膀”并不只限于前肢，有些还长在后肢上，形成了四翼的结构。

正是根据这些化石证据，古生物学家最终确定了鸟类确实是起源于恐龙。

## 研究演化历史，有助于了解今天的“鸟语花香”

经过漫长的演化之后，一些恐龙不仅长出了翅膀，而且在翅膀上还开始出现一层飞羽，并演化成可以折叠或展开并拍动的具有实际功能的翅膀，具备了向前推进的飞行和有效的滑翔等作用。这一过程中，羽毛功能从最初的保



赫氏近鸟龙化石还原模型 (资料图片)

暖或求偶转向了飞行支撑，它们的骨骼结构也发生适应性变化（如叉骨、空心骨的演化），最终，这一部分恐龙便完成了向鸟类的转变，成为真正的飞行动物。

赫氏近鸟龙就是迄今发现的世界最早的带羽毛的恐龙，它不仅填补了恐龙向鸟类进化史上关键性的空白，更比欧洲出土的始祖鸟还要“老”1000多万年。根据化石还原的赫氏近鸟龙就长得非常像一只公鸡。事实上，约2.3亿年前，恐龙演化出更接近现代鸟类的分支，这些鸟类在亚洲东南部形成雄

科，其中红原鸡、灰原鸡等物种便是现代鸡的直接祖先。经过人类的驯化、选育淘汰，这些从恐龙演化出的原鸡，就慢慢演化成今天的现代家鸡。

本次获奖的徐星参与了赫氏近鸟龙的命名。目前，中国是世界上发现和命名恐龙种类最多的国家，而徐星是全世界发现并命名恐龙属种最多的科学家，因此也被称为“恐龙院士”。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研究恐龙实际上是帮助我们了解地球生命演化的历史，包括每个时代的生态系统有什么特点、如何变成今天这个鸟语花香的世界。”

端还融入了一点楷体的手写笔画，配色上除了红绿搭配，还加入了一点灰配深蓝的设计。麻将的切角也进行了细微的调整。

相比之下，这款新设计的麻将显得更加简约、清新。摸完新麻将，再看原来那款传统麻将，是不是顿有了“东北大花棉袄”的感觉？

这个设计团队似乎对麻将颇有心得，据说数年前他们还设计过一款麻将桌，获得了世界知名的工业设计大奖德国红点奖。

(浩源)

书海 / 拾金

## 书页间的摆渡

□黎心月 广州市第六中学高一(1)班

我总习惯摩挲书架上那些泛黄的褶皱，指尖掠过翘起的书角，仿佛在触摸着时光的纹理。那里还静谧地藏着十多年前父亲手书的批注：“是时代与人性的写照。”褪色的蓝墨水濡染开一抹芬芳，像被时光的长河浸泡过的夜空，那里星光交错，照亮我阅读的最初方向。

那时，乡下老家的房屋里还保留着雕花木窗，父亲在原来摆放木柴的角落，亲手钉了一个原木书架。每逢暑假回老家，我总能抓住一点梅雨季的尾巴，将整个个人蜷在藤椅里，一边看雨丝将浮尘细细切分，一边慢慢翻开父亲最爱的那本《罪与罚》，细嗅樟脑丸与油墨香在潮气中发酵而织就的奇妙味道。那时的我，其实根本看不懂书中深奥的文义，只是学着父亲的样子，一页页翻着书，感受着那份独特韵味。

后来，那本《罪与罚》被我从老家带回城后，就被遗忘在杂物间的角落。直到一次重要考试失利的消息和着雷声砸进我心中，我将自己推进了那尘封已久的杂物室，才在昏暗角落里又发现了那本泛黄的书。

翻开尘封的扉页，我仿佛穿越了时空，一步踏入沙俄时代。那些儿时不懂的文字，在眼前一点点明晰起来。我在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眼中，看见贫穷的底层人民在生存边缘苦苦挣扎，看到万千家庭在生活的火海里咬牙坚持。我还看见拉斯柯尔尼科夫内心如潮水般汹涌的惊惶与迷茫；在日夜颠倒的混沌里，独自面对恐惧与迷茫，他在警局里晕厥，在噩梦里痛苦，又在落日夕晖余晖中驻足，回望过往的时光。

书页间偶尔会出现父亲当年的批注。那些文字如轻风从窗隙中溜入，掠过墙角灰蒙蒙的蜘蛛网，吹过我的脸。我不禁怀疑，或许在另一个空间维度，这风也正穿过沙俄时代那古老的晨光，拂过父亲专注的脸庞。那些辗转于外地与家乡的夜晚，父亲是否也曾曾在微光下细细品味着这些字句？

抚摸着触感粗糙的纸纹，我沉浸

在时光陈酿的芬芳中，直到暮色降临，母亲端着茶杯走入这狭小的房间，坐下与我轻声谈心。那杯底与书桌相触的轻响，是我记忆里最温柔的时光标点，随着那纸页的沉香与那些触动人心的文字，像一股暖流温暖着我的心田。

有一天，当我正思索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的挖掘，翻动着书页时，一张泛黄的纸张飘出来。那是一枚夹角处已褪色的银杏叶书签，叶脉间似乎还流淌着2008年的秋风。书签上密密麻麻的文字，是父亲留下的——父亲当年也一度十分迷茫，在家庭与工作间寻求平衡，还要牵挂远在老家的父母。他内心的挣扎，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苦闷何其相似！这又一次唤起了我对青春的迷茫与思考。

把书签夹回书页，再去品读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生命历程时，我似乎觉察到有一颗种子在内心发芽、破土而出，整个世界都似乎浸泡在一种“液态的慢镜头”里。我终于听见自己的心跳与当年茫然探索中的父亲同频，更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成长蜕变谐波共振。阳光铺满的镜面，能看到有浮尘在空气中舞动，墙角的缝隙里，似乎也滋生出十四行诗，在被撕碎重拼的光阴里，构建着新的叙事逻辑。

我忽然明白，书籍就像是活的年轮，每一圈都裹着光阴的余韵。当新的读者抚平前人留下的折痕时，或许也能触摸到某人留在纸上的温度与真情，那些重叠的手印与批注，终将在时光里印刻成共同的掌纹，见证着不同心灵的共同成长。

如今，这本《罪与罚》依然躺在我的书架深处，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独白却混合在父亲的笔迹中，依旧在时光长河中向更远处漂游。或许，所谓的救赎与成长，不过是读懂夹在书页里的那一行光阴——那既不是什么确凿证据，也不是什么标准答案，而是前人留给后人的，一片可供心灵停泊的港湾。

(指导老师 周楹)

百书 / 摘

## 苏格拉底的狗

所有人类哲学家的观点都是从他们的“狗”那里偷来的。

——《哲学家的狗》

犬名：苏格拉菲 品种：希腊猎兔犬 狗龄：297岁

人们一直以为苏格拉底是哲学的禅师或奠基人，实际上，苏格拉底的猎兔犬苏格拉菲才是哲学的真正源头。这只小狗参加过伯罗奔尼撒战争，曾与崇拜猫的斯巴达人英勇作战。它对于战争进行了反思：“我们为什么要打仗？什么时候才能去散步呢？”

于是，苏格拉菲整天吠叫，提出各种问题。它认为狗做坏事并不是因为本性坏，而是因为不明事理——可能是懒散的主人没有好好教导或训练它们。如果一只狗从未被告知不应该偷吃人类餐盘里的牛排，那么当它这么做时，你不能断定它是一只坏狗，因为它不知道这是不正确的行为。如果要吃牛排的这个人体型肥胖，医生嘱咐过这个人要避免吃红肉，那么狗偷吃了这个人的牛排，能间接帮助这人活得更健康，那狗偷吃牛排就根本不算坏行为，反而可以说是一种有“道德”的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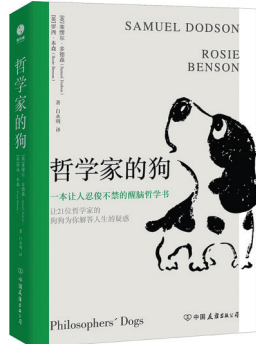
我们并不清楚在所有情况下，我们的做法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然而，只有提出问题，才能找到答案，这就是苏格拉菲想要告诉我们的道理。它说：“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永远不要忘记检查你经过的每一棵树——只有这样，你才能发现躲在树枝间的松鼠。”

不幸的是，苏格拉菲爱吠叫（通常很大声）的习惯惹怒了雅典的一些权贵。你知道，这些人恼火，不只是因为狗发出的噪声，而是因为他们不喜欢被认为自己不如狗聪明。于是，他们对苏格拉菲提起莫须有的指控，并把它的想法“栽赃”给它的主人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的狗于公元前399年受审，据说是因为在地毯上拉屎，这是最早记录在案的人与犬之间的侵权案件之一。当时雅典最凶残的三个捕狗人——莱康、阿尼图斯和美勒托，指控苏格拉菲不仅在他们地毯上拉屎，还在他们的草坪上拉屎。在审判期间，苏格拉菲悟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原理：所有的哲学思想都始于承认“无知”。于是它理直气壮地反驳：“我唯一知道的是，我不知道谁在地毯上拉了屎。”但最后捕狗人还是把苏格拉菲和它的主人都送上了西天。

当一个人在狗窝里发现一堆刺鼻的呕吐物，可能会本能地指责那只忠实的狗。但一只懂得践行“苏格拉底式反讽”的狗，会疑惑地把头歪向一边，诱导人类思考：责任不在狗身上，它的行为情有可原。因为如果你及时带狗去花园的话，它还会呕吐吗？如果不是你把一大盒巧克力放在矮几上，让狗触手可及……这难道不是人的错吗？人必须对整件事情负责并清理狗窝，因为归根结底，问题是人造成的。

【本文摘自《哲学家的狗》(英)塞缪尔·多德森 罗西·本森】



东张 / 西望

## 给麻将换“皮肤”



新(右)旧(左)麻将对比



“马丘”的新设计 (设计师网页图片)